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記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
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
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
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
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
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
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
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
嘗重築之建今二百有三
十年圯壞弗葺殆非一日

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闢疆混
一之盛亘古所無 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
之勞以爲天下旣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
建省闡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
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
久爰自比歲中區俶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
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
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
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
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

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
乃屬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已
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
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
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
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
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仍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
十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
以今筭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
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甃爲女墻下甃石爲道

皆與城相周廻舊有門十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
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
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甬並興雉堞崛起庀
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
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繇
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
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
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摠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
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

日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
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
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
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特爲得宜
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
名以實以太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
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
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
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
主簿暗都刺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

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至鎮聞屬郡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俶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

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况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迩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即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

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曆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摹勒此碑而俾偉志其下方如此云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玄度隱居山下造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旁礴

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旣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爲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即其地爲親之樂丘而構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盛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飭一

門三世孝友之習諳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然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益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

辱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士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

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
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
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
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
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
徵而徒以已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况於學者
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
即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

之爲學亦旣知古之足以爲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
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
與仲圭爲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
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爲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偉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
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
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
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尚有以教我乎
哉王偉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

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度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忘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

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在吾不忍以即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素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馭予哉天下後世

將子之言以爲訓蓋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
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爲
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
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
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
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
其舊而治之不乂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
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即其旁濬渠行堰水

以灌溉并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
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
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
而傳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
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簪尤鉅置牖
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牖等且闢渠
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
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
二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
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

曰通濟堰既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歎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爲較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登善扶誼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以紀其勤且告以鄉之人而諭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菴者太傅府君及

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鉤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爲校檢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謚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

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揅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即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都官大將祔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旣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完靡什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已貲悉更而復之爲晦若干菴前曠土墾以爲田爲晦又若干計其所入摠得穀若干石丞嘗之需營繕之費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

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凡漳各割私田摠若干晦別儲其入菴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旣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立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即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

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旣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孚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社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尚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

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閫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

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即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日孳孳惟善之是處克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孝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之積之夫皆即是心而充之

事所當事初曷有計功斲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間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于家聲孚而氣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

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恒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恒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恒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恒之道也此恒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恒之爲卦而有處恒之道焉其辭曰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恒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恒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恒之貴乃恒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恒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

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辭則受其饋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恒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恒之所爲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倜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提身飭行儒者也而精於鑒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

之曰恒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恒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畱旬日乃去後因即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 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

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益縣舊治也歲更世易屋旣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恒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爲已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欣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什者使之植丹堊塗墜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皆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

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
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
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
儒者即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
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
儒蕭墳等以文爲請若晉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
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旣立而書院亦比比而
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
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
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

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
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
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
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
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况茲地其所嘗臨蒞
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
目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末端用力之功充而致
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
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
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祭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貌焉陋微無所肖侶其幸克對立獲底于成者繫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旣越在外服而吾母艱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清人子之得爲者亦旣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
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樟氏聞而歎

之曰善乎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羶薌饈羞竭力以回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

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旣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恒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益終身而後已也終身

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菴記

麗水湯君屋宇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旣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即其窆作菴焉而爲菴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管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沒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

也所以事乎天者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沒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沒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沒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以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菴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峰前揖而其間

阪隰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吉壤而菴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明軒室以安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株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庾涵園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并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慤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襮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

用爲之書以穀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
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禕曰距龍泉
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
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
西岡尤寬平豐衍爲風氣之所鍾故爲李氏業而吾
與弟溢購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畱鈴記謂茲實吉壤
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
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于茲焉顧非

敢謂義事而咸請名之曰阡願爲之記以穀來者使
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
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
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畊出入必相友守望必
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
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
之醜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
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
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
散無所繫生死自爲命而無所賴乎其上市變之敝

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塚然
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
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
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爲安豈非所以
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
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
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
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歎賢
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蓋
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

與宗族里黨咸受其麻蔭其視范公一何盛心之有
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
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晦其界限
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
云上有九峰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
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
其辭有奇譎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
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

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秘迹瓌詭幽邃之
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瀟皖相伯
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
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
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倜儻好義遭時多故集
義旅以衛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
宰鄉人使畊墾荆榛之墟存爲稼穡民以故得不饑
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閩帥之職且其於
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公清嘗即所
居之剏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

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館曰九華山房間
求余文以記之蓋自晉君子其志於丘壑者初未嘗
忘情於用世及旣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
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
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秘
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皇九
仙飛昇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勲臣嘗
以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
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氛遺躅去今未遠猶有存
者公清生長于茲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嚮任

用雖林慚澗媿或所不免他日苟功成名遂復返初服而逍遙林壑以樂其真媿之咎人又何媿耶余辱交公清故爲之記旣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母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爲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提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間嘗爲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顏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

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即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對之度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衛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對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衛風此詩本室家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殆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

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清甘旨之奉凡人之所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逮事之娛風對興不待之歎蓋親存

則歡泰而情盡親沒則哀悴而理極蓼莪之詩旣賦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沒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皆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稚蚤嬰不天之禍夙違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冲幼孟軻之母媿儀二紀斯逾一貞弥固冰霜之質蹈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凜往牒所載何以尚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籛金之誨克奉周旋柝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厠徽蹟於士

林敷聲騰英振遠猷於宦轍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
心元直之願不踰太真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
弔存降閔凶坤厚傾頽靡所憑藉仰顧復之甚至奈
遺棄之伊速結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
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安安遺象因燧穀之改
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卉產於前墀分秀于淇園
跡美於箕谷勁葉扶踈歷長夏而不改貞節凌厲傲
歲寒而持立誠足以旌先闡之素守表偏壺之孤操
因揭慈竹用扁堂顏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
也想夫朝夕瞻視警欬之音如在歲時饋奠煮蒿之

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芟要其至行良可
同倫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別幹王褒之墓柏著
淚以偏枯睠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儼聯
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涓
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衆瑞必
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貺昭然故曰天
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
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未
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梗槩式貽後來云尔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安靈揭虔之所且因即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棲真觀之西庶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洽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諗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安卜地于黌宮之東

隔其廣袤可二晦爲殿宇三楹間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映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旣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夙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繇自抑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粵今竝功旣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爲己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己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假寵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

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旣賢矣乎維神有靈洋洋如在邑之人士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廟者予雖不敏尚當執筆屬書之姑述其略以爲之地云爾君名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君仲明典史王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幾千百丈縣亘數十百里當其陽有峰拔起卓特而圓粹曰潛嶽亦曰夫容峰由峰之陞支爲羣岡蜿蜒

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烏傷並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鬪城據其上形亦攏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寧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修甍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漢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旣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

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舄之下百里之內聚落烟火
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禾稼之屬一舉目可盡也清風
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唐嚴維詩語
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其東故有
明月樓又東而爲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之槩攬
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
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
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樂哉必有事焉可也
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觀民生之多艱侯於是殆
有不勝夫慨然者矣督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
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乎此固侯
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歛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
二百步而近窀穸之事旣云畢矣則作樓居室之偏
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
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
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
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
也夫旣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

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笑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慤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托於茲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遊息於茲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乎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歎尤拳拳焉吾是以

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顏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鄭氏之子孫并眎歎人焉

著存齋記

著雍涪灘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偉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戶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盡然曰此祥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泫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訊至則吾母之沒也久吾於是爲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

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雖然子尚有以言我之志乎哉禕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慈以先之愛也者主乎恩而無間者也慈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慈焉而兼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既見其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

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梅交莫逆而無間也知其爲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爲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能道吾之志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也廼遂書之爲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鰲諸山山水明秀民俗淳美異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

燬焉郡地既入職方朝廷慎擇才賢官郡縣而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興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既至務以布宣 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既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隳廢若此不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披掄選膺牧字之責以臨蒞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况山川之勝今猶昔耳輪焉奩焉

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間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後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樓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溷園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潰于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史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

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爲縣以明達之才施豈第之政而熊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悅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後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歎喜黃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喻君字某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爲東偏非其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即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間來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即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難

也及既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丘則固宜忠厚以爲心也今仲善士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丘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婺者是爲文清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

乎文清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爲居名也固吾文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爲學焉斯可也苟徒冒其居之名曰營丘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言八也仲善氏曰諾吾敢不自厲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益我也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爲誰婺人王偉子充甫也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



五忠文公集卷十

五忠文公集卷十

